

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

● 原因 / 著

风花雪月的故事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 编
大理市地方志办公室



云南大学出版社

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

● 原 因 / 著

风花雪月的故事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 编
大理市地方志办公室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花雪月的故事 / 原因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10

(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

ISBN 7-81112-180-8

I. 风... II. 原...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6793 号

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

风花雪月的故事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 编
大理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 编 尹锡山 赵秀元 施惟达
著 者 原 因

策划编辑 邓立木
责任编辑 周元晖
整体设计 杨光复 顾 明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制 版 昆明雅昌图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装 昆明(雅昌)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总 印 张 55.5
总 字 数 848 千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12-180-8/G·484
定 价 300.00 元(共六册)

地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 650091)
电 话: 0871-5031071 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

编委会名单

顾 问：李汉柏 张文勋 顾伯平 赵立雄 段 玠
主 编：尹锡山 赵秀元 施惟达
常务副主编：杨光复
编 委：尹锡山 段炳昌 施惟达 赵秀元 杨光复
 邓立木 王明达 陆明波
图 片 编 辑：杨光复

本 书 摄 影：施作模 王子荣 李维江 杨振华 杨焕英
 王贵全 杨嘉尧 周丽琴 孙沁南 牟淑仙
 梅志良 王东霖 白文清





序 言



◎ 李汉柏
张文勋

大理无愧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无愧于首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无愧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无愧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中国魅力城市。大理，令古人着迷，令今人着迷，世世代代令人着迷；大理，令本地人陶醉，令外地人陶醉，不管何方人士，到了大理难以不陶醉。

顺着《小河淌水》的歌声找到大理的人，看到的山是云岭山脉的苍山、老君山，看到的水是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的惊涛骇浪以及它们的众多支流汇成的洱海、茈碧湖、剑湖等等大大小小的湖泊，看到的是苍苍莽莽的原始森林，灿若云霞的花山，万鸟共飞的鸟道，就连那风，也因其来自横断山脉的峡谷而让人有四季如春的感觉。这里，已经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三江并流风景区！我们奉献给读者的“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的“风花雪月”，蕴藏了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那特别的同时也是特殊的含义。

观看了电影《五朵金花》，人们来大理找金花，找阿鹏，认识白族。白族一百六十多万人口中，上百万人居住在大理，大理是全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白族有豁达开放的心态，有醇厚朴实的民风，有敢作敢为的气质，有直面未来的创新智慧，有脚踏实地的劳苦精神，有自己传承千年的语言，有自己独特的本主信仰，有自己的歌会和节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她又有相当高的汉文化水平；白族还爱住美观、舒适的“三坊一照壁”院子，而且院子里要养兰花；白族

爱喝其味无穷的“三道茶”，大理是云南茶文化的起源地之一；白族妇女爱穿色调艳丽、对比鲜明的民族服装，喜戴玉饰。在《五朵金花》里，“山美，水美，人更美”是客观的反映，是真实的写照，并无夸张，并非粉饰。“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的“风花雪月”，浸透了白族家园的风土民情。

《天龙八部》把人们带进了大理的历史文化，带到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四千年前的宾川白羊村人已经是洱海周围的定居民族，种植水稻，驯养家畜；而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宣示了这里是云南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大理交汇，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这里交融，南诏大理国在这里成就了五百多年的辉煌基业，从元明清以来直至今日，大理一直是滇西的交通枢纽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面向未来，大理作为滇西中心城市地位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的“风花雪月”，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中，不仅包含了云南各民族文化的因子，包含了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因子，而且包含了东南亚、南亚文化的因子，它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边疆民族文化。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策划、编辑的“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书籍，也不是仅以专家学者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文本或资料汇集，而是鸿篇巨制的文化大散文。第一辑先推出六本。这六本书的作者都是白族或者对大理对白族十分熟悉的知名作家或学者。他们的作品开口都很小。第一本紧紧围绕“风花雪月”四个字展开。其他五本书，则或者只写白族女人，或者只写白族民居，抑或只写大理的石头，只写剑川的木雕工艺，只写一座山。然而，他们笔下的大理“风花雪月”，又是从他们的丰富的体验中筛选出来的“生活”，是从他们的高水平审美中感悟到的情趣，是从他们反复推敲的思考中提炼出来的文化哲理。这些书尽管风格不同，但都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同时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耐人寻味。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书的装帧也精美，令人愉悦。

希望“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能够让读者得到对大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大理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

风
花
雪
月
的
故
事



下关风，上关花；
下关风吹上关花。
苍山雪，洱海月；
洱海月照苍山雪。

大理民谣



目 录



风的传奇 / 1

在一切天籁之中，风声肯定是最丰富耐听的 / 1

要听懂风的歌声，最好的地方是下关；要领会风的话语，最好的地方是下关 / 2

是白族调把风当成了老师呢，还是风从白族调那儿学会了唱歌？ / 8

“风从哪里来？”我喜欢弥漫于歌词中的寻问气氛 / 12

风中有朵奇妙的云 / 16

也许，生活是一袭风中的大氅，是三塔，把它钉在苍洱之间了 / 24

一束开放在现代生活里的古典梦幻 / 29

花的凝眸 / 34

这一天，既是花的集合，也是爱 and 美的游行 / 34

“其实，养花，我们是世家了” / 36

大园有大园的风格，小园有小园的情调 / 40

有时候，花不仅是花，它也是美文和诗句 / 42

绣也好，雕也好，花跟白族人总是如影随形 / 47

食花是风雅的，但有时也让人不忍心 / 50

梨花洁白，荷花红艳，为爱情作证的野花灿烂无比 / 54

在花的指引下 / 62

歌为媒，彼此的心里也就不缺少花的浪漫，他们的故事只有花知道 / 68

雪的寻思 / 72

残雪像白色的篝火，冷冷地在山的褶皱里燃烧 / 72

雪是大自然的一种情愫，有时却是历史的一声叹息 / 76

玉带路绕过一个大弯，又绕过一个小弯，不知要绕多少个弯 / 82

吃雪坨和过本主节 / 88

蝴蝶泉的水无比清澈，仿佛雪花的梦 / 94



月的韵味 / 104

从《春江花月夜》到剑川的“石月亮” / 104

只是在这特别爱月的一群中，我才有了在心壤重新种植一片月光的
渴望 / 108

月光汨汨的流淌声是对人生的一种祝福 / 113

如果说，三月街是从月亮上搬下来的，那么，如今它已经数十倍、数百
倍地扩大了 / 118

井水很满，月亮的影子静静地镶嵌在里面，仿佛要随水溢出 / 124

品味月亮，就是品味一幅多姿多彩的情感画图 / 128

在猴年的空白处（结语）/ 140

编 后 记 / 143

风的传奇



在一切音籁之中，风声肯定是最丰富耐听的

我写过一篇描绘云南省大理市下关昼夜吹拂永不停歇的风的散文。记得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忽略了声音，衰减了速度，就可以认为这里的街道无一例外地蔓延着一种野生植物。它触须扭动，伸进每一条小巷，爬上每一户人家的楼墙，蓊蓊郁郁悬绕在用大块玻璃封闭得严丝合缝的阳台外缘和铝合金钢窗的窗框上。这就是风，这里一年四季摇曳生姿的枝

小普陀



叶和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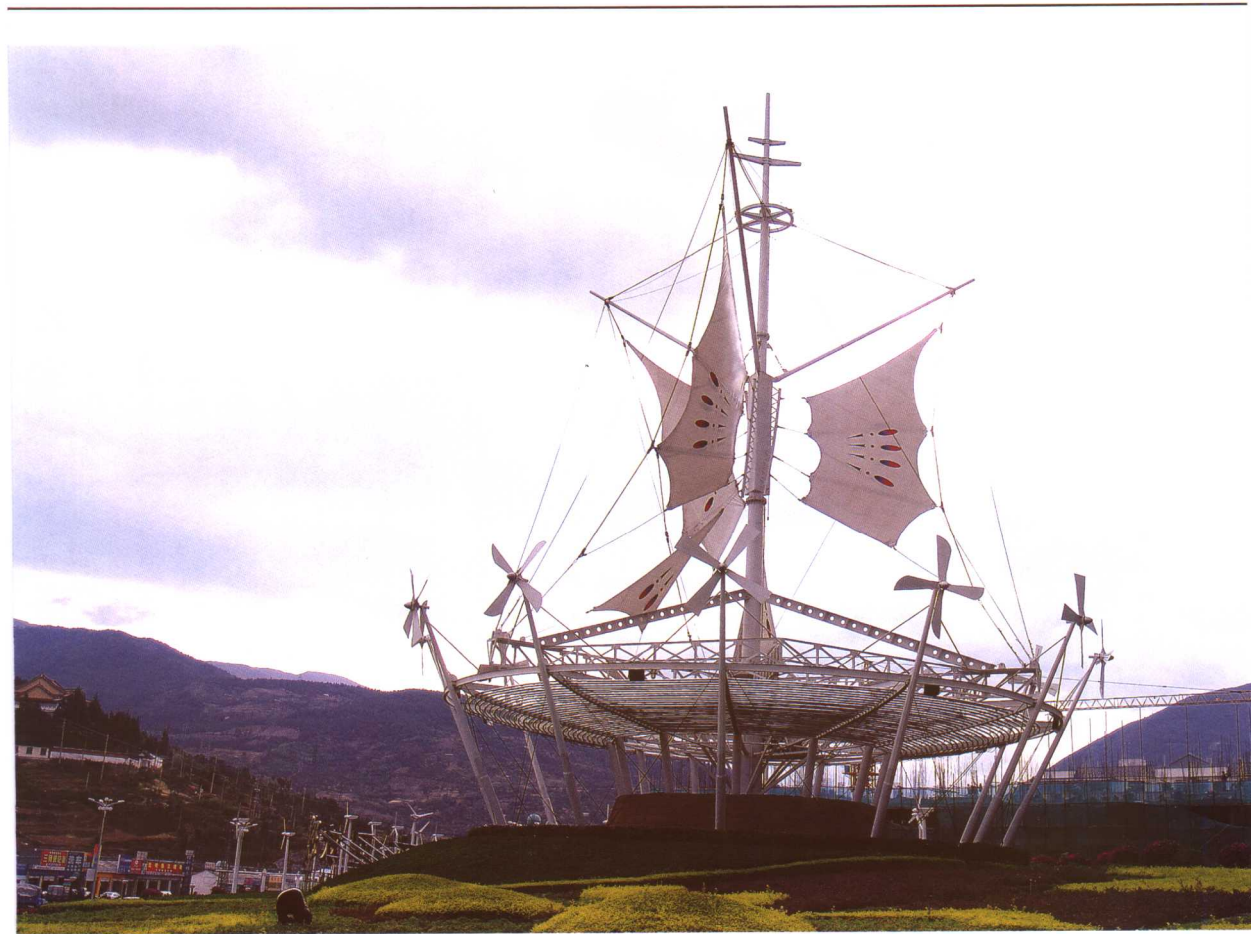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怪异的想法——竟然会忽略了风的声音，衰减了风的速度来设想风的形态。是的，把下关的风比喻为常春藤，也许尚有新意，但未免偏颇。因为也许可以这样说，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风与声音的关系更剪不断，理还乱的了。风不仅是传播声音的使者，很多时候，它还是声音的“始作俑者”，是声音的源头。在一切天籁之中，风声肯定是最丰富耐听的。它是一支气象万千的交响乐。冬有冬的苍凉凄美，秋有秋的华丽高雅，夏有夏的亲切可爱，春有春的风情万种。遗憾的是，人们写过《听雨》，写过《听泉》，甚至写过《听涛》或者《听雪》，但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似乎还鲜有人写过《听风》。

“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其触于物也，纵纵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这是欧阳修的《秋声赋》中的句子，写得何等精彩！看起来，它描写的似乎是秋风吹刮时发出的多姿多彩的声音。但从整篇文章来看，对“秋风之声”进行描写，并非它的主要笔墨，文章甚至没有点明以上所引的段落写的就是“秋风之声”，而只以“秋声”笼统冠之。真希望能有人挥动生花妙笔，为我们撰写一篇精粹美妙的真正的《风声赋》。

要听懂风的歌声，最好的地方是下关；要领会
风的话语，最好的地方是下关

第一次来到大理市下关的那个夜晚，我还是个孩童。家乡剑川离下关126公里，对于当时的我，这已是最远的行程了。

正是初冬。夜已深。捎带我来到下关的是一辆运输煤炭的小道奇汽车。推开驾驶室的门，就感觉有一股冷风扑过来，呛我，噎我，灌洗我，让我不得不拼命屏住呼吸。跳下车，感觉是一下子掉进了



大风车广场

一个旋涡——急速的气流的旋涡，呼啸的风声的旋涡，让人站立不稳。耳朵则仿佛被谁拉扯着，灌进了一窝挤挤揉揉的马蜂。稍一定神，才发现那声音其实非常宏阔，仿佛戈壁沙漠里奔涌着野马群，万盏蹄蹄翻飞，苍劲而狂放。那是风吹刮得整座城市的门窗奋然作响。整个夜晚，我枕着呼呼的风声，直把温暖的床帏幻想为浪迹天涯的帐篷……

是的，冬夜的下关风，确实不是大自然轻柔浪漫的气息。清康熙二十年来大理县任知事的山西人张泰交在其《龙尾关桥石栏记》中说：“（下关）风自山峡中来者，为两山所逼，势雄而力劲。每当



冬春之交，撼山摇岳。其轰然而入于耳者，如百万兵金鼓声；其卷尘上青霄者，不异云雾之障太空也。”1962年冬天曹靖华先生来到大理时，对下关风的描述也很精彩。在散文《洱海一枝春》里他写道：“每夜狂风大作，龙吟虎啸，屋瓦齐鸣，真比黄山玉屏楼、狮子林的风还要猛烈……其来也，如钱塘怒潮，万马奔腾、地动天摇，多少弱不禁风的人，都会闻风色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居住在下关。在那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在风声中做梦，在睡梦中听风。如果有哪一天哪一个时辰听不到风声，我就会像离别了最亲爱的友人一样怅然若失。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对下关的风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我觉得，要听懂风的歌声，最好的地方是大理的下关，要领会风的话语，最好的机会是旅居下关的时候。

早在80年代初期，我就写过一首题为《下关风，多情的风》的散文诗。那是异常稚嫩的作品，但诗中不乏真情实感，现抄录如下：

春天，它有力地亲吻着下关，用山脚茶林青青的波涛，野外麦苗翠绿的浪潮。它让公园里的山茶愉快地穿上红领褂，活泼地跳起霸王鞭；它让骑自行车去上班的姑娘，比翻飞的蝴蝶更轻盈、欢快……

夏天，它亲切地抚摸着下关，用火把节夜里往火把上撒松香粉的姑娘一样的深情，用灼烫的青春、灼烫的情怀。它使悬挂在郊区果林梨树枝头的通红的火把梨不住点头笑，它让燃烧在城区工厂冶炼炉里的火焰兴奋地歌吟……

秋天，它紧紧地搂抱着下关。苍山玉带云微微的飘拂，洱海白帆缓缓的游弋，田里稻浪的起伏翻卷，是它甜蜜的颤栗。它送金色的喜悦灌满老农脸上的皱纹；它让菜市渔场笑语喧哗，大街小巷流金溢彩……

冬天，它猛烈地摇撼着下关，用梅花欢喜的严峻，

如果有哪一天哪一个时辰听不到风声，我就会像离别了最亲爱的友人一样怅然若失。

青松渴求的凛冽。它使蚊蝇蛇蝎丧胆，娇杨弱柳失色。巍然挺立了千年的古三塔在它强劲的吹拂下更显壮美；钢筋铁骨的新城在它的呼啸声中越益坚实……

啊，下关风，你若不是来自埋藏着大理石的苍山，怎会像大理石纹一样多姿多彩？你若不是来自盛满了神话故事的洱海，怎会像神话故事一样美妙奇幻？

啊，下关风，你莫不是从小伙子铮铮作响的三弦，从姑娘圆润甜美的歌喉启程，才这般多情，日日夜夜把下关缠绕，一年四季把下关依恋？

呵，下关风，莫非你是白族人民心窝里流出来的爱？

那年月，祖国的巨轮刚刚打破坚冰驶向改革开放的春天，人们意气风发，情绪高扬，笔下流淌的诗句，自然也特别昂扬高亢。广东诗人柯原也曾在他的《大理行·下关风》中这样写道：

……下关风是催春的风，是花信风。风过处，会嗅到一缕缕花的芳香……



云雾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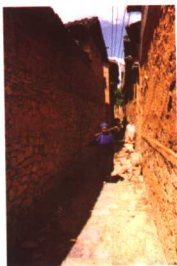
下关风，也吹出了古城新颜……

下关风是迎客的风，吹在脸上，脸上焕发出春天的光彩，吹在心上，心上腾起跃动的火焰……

看啊，下关是只金翅鸟，身披苍山的彩霞，口衔硕大的山茶花，正展开翅膀，在下关风的吹送下，冉冉向蓝天飞去，向更加光明的未来飞去。

柯原到大理时并非春天，他却以诗人敏锐的神经感应，捕捉住了下关风春意盎然、生气勃发的时代特征，并把它注入了笔端。白族著名诗人晓雪创作的短诗《风》，也与柯原以上对下关风的描绘有异曲同工之妙：

吹绿了柳林，
吹蓝了湖水，
吹起苍山上片片彩云，
吹起洱海上朵朵浪花……
为什么船队能天天破浪前进？
因为风把所有的帆鼓得满满；
为什么坝子里草常青花常红？
因为一年四季都有春风荡漾……



对下关的风声，心境不同，聆听的人不同，感受会完全不同。

1998年，诗人刘虔到剑川参加石宝山歌会回来，在下关住了下来。也许仅仅只住了一夜。但很显然，下关风留给他的印象是非常深的，甚至使他的创作获得了灵感。他在散文诗《梦与激情抵达的地方》中写道：

……最温柔的，要算纯净如牧人之梦的风了。这